

景明刻本紀錄彙編

七五

國朝詩林

卷一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十三

奇聞類紀摘抄三子重獸

施顯卿

奇遇紀

姜子奇夫婦重遇

國朝洪武初吳人姜子奇娶嬭三載值大軍過吳擾亂子奇挾妻出避倉皇間因失其妻乃爲兵官携歸京邸子奇流落四方者累年後迤邐至京行乞有高門一婦人見之而泣貽以酒饌又以布囊裹熟米一斗與之子奇不敢仰視而去翼日此婦

在門又見子竒行乞適主人不在呼與相見共語
爲主母所偵卽令人追之檢其乞囊中有金釵一
雙書一封候其夫還以告兵官啓封視之乃題詩
一律云夫留吳越妾江東三載恩情一旦空葵藿
有心終向日楊花無力暫隨風兩行珠淚孤燈下
千里家山一夢中每恨當年罹此難相逢難把姓
名通兵官見詩大悼卽時遣還仍賜錢米以給其
歸子竒夫婦泣謝而去伉儷復合

西樵
野記

劉尚書父子重遇

劉岌字凌雲四川涪州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禮

部尚書妻亡妾甚妬婢生子妾命僕棄之僕抱兒棄城下入就妾索銀買棺適刑部一吏過城下聞兒啼抱去其鄰人周帽兒見之僕出問兒安在周以實告僕歸給其妾曰兒死已焚之妾自公署歸妾曰婢適生女不育棄之矣及妾致仕還涪州有鄉人某爲行人出使歸過岌問曰公有子乎岌曰未也曰公有子見在已七歲何謂無子岌驚問故某具以告岌曰君能令兒還則劉之有後君之賜也遂遣一僕賫百金從行人詣京求贖兒至京則吏已役滿去或告曰吏尚居崇文門外某巷中亟

往出金贖兒吏妻愛兒如已出哭而拒之行人勸
諭再三乃從吏遂與僕送兒至涪親舊聞其事醜
金爲會往迎之岌見兒抱持大慟或賦詩曰八旬
老父江邊立七歲孩兒天上來蓋謂其衰老之年
得子于乖離絕望之中爲天所賜也

筆記

王遊擊夫婦父子重遇

遼東遊擊將軍黃冀軀幹雄偉智力過人臨陣輒
捷常獲功賞且孝于母一日帥府視事回省其母
太夫人尚寢侍問何故此時未興恐兒輩不能奉
養而至疾也太夫人不答王侍不去久之太夫人

乃曰我欲不言終昧其事我心不安言之則傷汝
心汝今日享此官爵非汝父祖世蔭吾幼與汝父
在軍中爲王父掠來吾娠汝八月矣時王父爲帥
遼陽置吾後室已而生汝王父妾媵雖衆然無子
女因以汝爲己子王父亡汝長遂襲其官汝又多
能得至今日富貴汝實趙某子也汝父離散幾四
十年生死未可知吾昨出廳與媳婦閒行見牧汝
馬老卒識其形容彷彿汝父也欲呼問來歷因不
曾與汝說知此情汝又不在家故不問及汝可呼
來訪其端的則是非也王出廳卽呼老卒詰其

知可

也王出廳卽呼老卒詰其

原戍姓名妻子姓氏今何居此其卒歷告正統初
携妻子從本官自濟南衛來戍于此妻某氏方有
娠七八個月未知男女爲遼陽將官逼去至今四
十餘年不知妻子消息其孤苦貧老死亦不知身
歸何所因淚下如雨王起告其母母出復詢其實
乃相持慟哭仆地王亦悲切不勝乃請老卒入廳
令左右奉其澡洗更衣至廳上坐定夫嬾子女叅
拜復告於家廟衆親宴訖次日上疏備陳其故乞
辭位歸於王氏自補趙氏軍伍再獲寸進以圖報
效疏上 朝廷嘉其孝義降詔俾仍原職復姓趙

氏云

客坐新聞

張百戶父子重遇

成化初高郵衛有張百戶者備漕運差使將過家料理別顧小舟而行道湖風作舟覆僅獲免乃懲險從湖堤行至半途望見一覆舟浮沉波上有人踞舟背呼號求援烟霧中了不可辨其爲誰張心憐之呼岸傍小漁艇俾往援不肯則解裝出白金十星與之乃行援之至則其子也因候父遭風溺者半日出自水尚振掉不能言者久之稍遲則墜魚腹矣人詫爲異事豈父子天性默相感通邪不

然行旅絡繹寧無一人惻隱者而援之乃獨張邪

雙槐
歲抄

得東掇魁

國朝成化辛丑科山東劉珣在內閣其西席乃餘
姚黃珣也一日劉使其子送柬於黃曰漢七制唐
三宗宋遠過漢唐者八事亦可出乎黃答曰但刻
本常有之蓋劉之意欲西席詳考答策掇魁而黃
則未盡領會也他日黃之鄉里王華來訪見案間
此柬意或謂廷試策問也歸卽操筆成篇至日果
問此策王遂大魁天下而黃居第二王固不當漏

泄此東而劉亦不意爲他人所得也此與東坡送
東與李方叔而爲二章所得事頗相類嗚呼豈非

其數耶

七修
類藁

徐生夜寢佛閣得金

江西南豐縣一寺中佛閣有鬼出沒人不敢登徐
生者素不檢朋輩使夜登焉且與約曰先置一物
於閣盃旦持以爲信則衆設酒飲之否則有罰及
暮生飲至醉而登不持兵刃惟拾瓦礫自衛而已
一更後果有數鬼入自其牖生乃上梁大呼投瓦
礫擊之鬼出牖去生覘其所往則皆入墻下水穴

中私識之而卧翌旦日高未起衆疑其死矣乃從容持信物而下衆醜飲之明日率家僮掘其處得白金一窖六十餘斤佛閣自是無鬼矣

菽園雜記

南臺儒者獲飛銀

國朝洪武乙卯年南京廣積內庫鎮庫銀其重數百斤一日忽穿庫飛出有一儒者夜坐見田野間光起曰此必有寶也因往其地標識次早標乃在秧田中去土尺許見白銀大不可舉遂告相識十人同掘取其上有朱填廣積字記分爭不平遂聞于官上曰此銀已失三塊矣此天所以畀是

儒也其賜之餘同取十八人止與傭工內庫飛銀

亦神異哉

草木子
餘錄

焚之 寺僧得返魂香

太倉劉家河天妃宮永樂初建以僧守奉香火一
日僧自外歸見厨下鍋中湯沸揭而視之見二卵
煮將熟詢于僕言行童於鸛巢中取者僧命還之
巢中僕曰卵已熟矣還之無生理僧曰吾豈望其
生但免其鸛之悲鳴而已後數日忽出二雛僧異
之令僕探其巢見一木尺許五彩錯雜成錦紋香
風馥郁持以與僧供之佛前後有倭入貢因風打

舟至劉家河收港泊舟登岸入寺拈香見佛前所
供之木問僧買之僧給之曰此香是三寶太監捨
供天妃宮者豈敢賣錢有能蓋造後殿觀音閣者
則與之倭曰我是入貢之人安可留以待閣成但
願酬之以價因與白金五百兩僧得厚利遂與之
去後數年倭人復來入貢訪前老僧已故矣因留
金作享其徒詢所取之香何物也倭曰此仙香也
焚之灰人之魂復返聚窟洲所出返魂香是也

客座

新
聞

無賴子寢閣獲財

蘇郡庠之尊經閣建自宋代甚弘固相傳閣上有
崇人罕得登宣德中有無賴子與人誓約夜獨寢
其上及明無事則衆當出金畀我衆從之其夕無
賴獨處於閣夜半聞閣下有呵導聲窺之則五丈
夫冠裳楚楚從者亦都二籠燭前引登閣無賴急
伏梁上視其所爲五人者危坐正面從者卽奉酒
饌鋪列案上般醋果核豐腆精潔飲噐皆黃白錯
落滿案鷄鳴將散無賴因呼譟以驚之諸崇一時
奔逸都無所見噐物狼籍案上不暇收拾無賴大
喜過望盡懷其噐以下衆方來蹤蹟之無賴以實

告衆乃駭嘆俄傳樂橋線舖錢氏宵間失去金銀
酒器若干無賴謂諸人曰此豈錢氏物乎持之詣
錢錢視之果其家物也錢富而喜悉舉以歸之

志惟

錄

程宰遇遼陽海神

程宰士贖者徽人也正德初元與兄某挾重貲商
于遼陽數年所向失利展轉耗盡徽俗商者率數
歲一歸其妻孥宗黨全視所獲多少爲賢不肖而
愛憎焉程兄弟旣皆落莫羞慚慘沮鄉井無望遂
受傭他商爲之掌計以糊口二人聯屋而居抑鬱

憤懣殆不聊生至戊寅秋又數年矣遼陽天氣早
寒一夕風雨暴作程已擁衾就枕苦寒思家攬衣
起坐悲歌浩嘆恨不速死時燈燭已滅又無月光
忽盡室明朗殆同白晝室中什物毫髮可數方疑
惑間又覺異香氤氳莫知所自風雨息聲寒威頓
失程益錯愕不知所爲亟啓戶出視則風雨晦寒
如故閉戶入室卽別一境界矣疑鬼物所幻高聲
呼恠冀兄聞之兄寢室纔隔一土壁連呼數十寂
然不應愈惶急無計遂引衾冪首向壁而卧少頃
又聞空中車馬喧闐管絃金石之音自東南來初